

琢璞丛书

黑白都幽默

东方尔 著

海风出版社

黑白都幽默

东方尔·随笔精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都幽默/东方尔著,-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1.6 (琢璞丛书/杨平主编)

ISBN 7-80597-185-4

I. 黑… II. 东…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398 号

书 名	黑白都幽默
作 者	东方尔
出 版	海风出版社
发 行	海风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主 编	杨 平
责任编辑	刘 克
印 刷	福州新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7-185-4
定 价	16.00 元

黑白都幽默（代序）

那天，我对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讲，我要出书。我的话音还没落，那位仁兄的鼻涕眼泪就先笑出来，什么世纪了，还出书？你知道不？现在出书的人都不超过十八岁。凡是年龄超过十八岁的人出书，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只懂得用脚后跟思考的人。

听完了他的话，我试着用脚后跟想了想自己为什么年过四十还出书；想自己从小学到高中都生长学习在文革时期，那时认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直到当兵时第一封一百字的家信，被班长从信中“逮”出了十个错别字后，发誓要“搞搞文化”，有事没事便写上几笔，写写停停，至今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在全国各种报刊上也发了二百余万字各种文体的作品，可是时至今日，还依然未见哪一个县市愿意将“作协会员”的头衔安在我的尊头之上，让我大大地自豪一回。无奈之余只好厚着脸皮从中打点出几十万字自己结集出版，过一回“作家”的干瘾，聊治平日里因写字之苦所积下来的创作之痛。

可苦也罢，痛也罢，出一本书对于吾等平头百姓来

说，那艰辛与快乐的的确确地就如妇人历经十月怀胎终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有哲人说，人生在世最要紧的事是：活着，黑白分明地活着。关于“活着”，想只要四肢健全会哭会笑的人都能做得到。而要黑白分明地活着却是非得打点十二万分精神才能勉强的玩艺儿，特别是象东方老儿这等无论长相，还是 IQ，都属于一扔进人群中便谁也认不出他到底姓啥名啥的人，更是必须每天倒立三十分钟才能搞清楚，怎么活着才能活得更加黑白分明。

很荣幸，在公元 21 世纪的某一个早晨，我倒立二十九分钟时，突然悟出来：所谓黑白分明地活着，无非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一套。于是，当场隆重决定拼着别人指着我的脊梁咒骂，“这等水平还敢出书”，也要白纸黑字地把书出版了，因为这人世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话一直让人难以忘怀，第一句是“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第二句话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一只好猫”！

目 录

第一辑 真假世界

黑客老冰	(9)
陪人旅游	(11)
欢迎光临	(13)
啤酒小姐	(15)
青蛙美女	(17)
商家的热情我永远不懂	(19)
杀熟	(21)
世象三题	(23)
水床	(27)
美女经济	(29)
另类奔儿	(31)
畅游前世	(33)
望子成龙	(35)
装修状态	(39)

“喜”当新郎	(41)
祖传汤药	(43)
公先生的公消费	(45)
嘈杂城市	(47)
表现错误	(49)
老乡	(51)
自带消费	(53)
换频道	(55)
网民赵乐	(56)
赵副局长拜年	(58)
阿宝旅游记	(61)
阿云应聘	(64)
独自出游的女孩	(66)
“生发”变“脱发”	(68)
“购物精”小张	(69)
向狗儿道歉	(71)
双簧	(73)
彩迷老侯	(76)

第二辑 虚实人生

都市网上人	(80)
城市精致人	(82)
你奈我何	(85)
雅人	(88)
庸人	(90)
愚人	(92)

做人	(94)
朋友是谁?	(96)
钱人	(99)
商人	(102)
俗人	(104)
好人	(106)
奸人	(108)
酒人	(110)
懒人	(112)
老人	(114)
高人	(116)
病人	(118)
导游人	(120)
稳私	(122)
圆滑	(124)
笋脸	(126)
宁静	(128)
普通	(130)
轻信	(132)
穷相	(134)
沟通	(136)
距离	(138)
刻薄	(140)
媚俗	(142)
陌生	(144)
默契	(145)

猜疑	(147)
从容也是一种智慧	(149)
聪明	(151)
放弃	(153)
回家	(155)
待遇	(157)
烧饼与稀粥	(159)

第三辑 苦乐生存

乐着	(162)
腌着	(164)
想着	(166)
等着	(168)
美着	(170)
恋着	(172)
忙着	(174)
为着	(176)
哭着	(178)
闲着	(180)
活着	(182)
笑着	(184)
痴着	(186)
瘾着	(188)
春节的滋味	(190)
嘴脸	(192)
拼酒	(194)

嘴功	(196)
自嘲	(198)
软钉子	(200)
馊主意	(201)
谋生	(203)
该放手时就放手	(205)
烦恼之烦	(207)
讲话	(209)
久仰	(211)
冻疮	(213)
不是角色	(215)
洗澡说	(217)
股票这玩意儿	(218)
幽默一壶茶	(220)
噪音难逃	(222)
独饮	(224)
独笑	(226)
独行	(228)
胡说脾气	(230)
请别无聊我	(232)
请柬这玩意儿	(234)
人比彩票更疯狂	(236)
人生能得几清明	(238)

第 一 辑

真 假 世 界

“黑客”老冰

老冰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黑客。老冰年纪不过二十岁，称他老是因为“网龄”老，据说他上网并荣升为“网虫”的时候，国内总共只有几百万个吱吱叫的鼠标，几年来，他一直称自己是网上的清道夫和卫道士。而他的名字，及网上的绰号甚多，老冰是其中为众多网民较为熟悉的一个。

老冰的模样永远很新闻，左边耳朵上挂着耳环是他的“身份代码”，把头发扎成一根马尾拖在后面是他区别于其他网虫的“电子签名”。老冰之所以愿为网虫而不愿成为黑客，最直接的理由是缘于对“黑客”这一具有震撼性的效果的称谓爱之越深，恨之也越深。每当他用电子邮件炸弹撑破了一个他看不顺眼的电子信箱时，他那近一个月不刮胡子的脸上就会露出些许冷冽的笑意，让看着他的人以为自己正在变成他络腮胡子里的一只臭虫。

因此有了解他的人说老冰在网上爱黑别人一把表面上的理由冠冕堂皇，纯粹是为了自我挑战。可实际上，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充满怨恨的结果。他三岁时死了父亲，后来母亲带着他改嫁，继父是个酒鬼，一发酒疯他便成了“攻击”目标，以至于到今天他一想到“攻击”二个字，浑身上下的肾上腺激素立马能动员起身上的每一个神经末梢“痛，并快乐着”。

老冰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所有的黑客都只能称自己为高级网虫，他说：今天之所以大伙对他们这批人“咬牙切齿”，都是一班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黑客”搞的名堂。他说，我绝对不干制造一个病毒，然后满世界播撒“潘多拉”的魔盒那样的缺德事，我只是在有兴趣有时间又有心情的时候，让那些经常拿消费者开涮的购物网站“拒绝服务”，让断流的黄河重现巨浪滚滚汹涌澎湃的气魄。

但是，事情有时也会有所变化。就如某些人抽烟喝酒多后常常撞上南墙还说自己的头比墙硬一样。老冰常常“越轨”，特别是每当在十几天里，天天把自己“锁定”在电脑前开发“软件”时，间而他就会找几堵“防火墙”碰一碰。尽管一万次只有一次成功，但在成功的快乐中绝对有足够的理由让老冰搞一些小麻烦如修改他人网页等方式“黑”一把他讨厌的网站。老冰这么做的目的只是让出门旅游的人上北京的变成下海南，下海南的变成上北京，如让卖皮鞋的网页，变成明星写真网上大拍卖。

老冰独来独往从不加入任何黑客组织，他一直认定自己的一切网上行为都是正当的，因为他不是那些网上投机商，他很哲学地告诉那一直怀疑他是黑客并一天到晚缠着他想拜他为师的“二毛”说，我只是网虫，你的“钱”心太重，当网虫是不能想赚钱的，否则就真的会变成人见人恨的“黑客”。

可是当某一天，老冰的房间里突然堆满了某网上购物公司送上门来的一百件皮衣时，二毛问他，你哪来那么多的钱买皮衣。老冰用习惯的笑容冷冽地一笑说：“可能是哪一位初出道的黑客，在他的电子邮件中误打了我的网名。”

老冰说：真正的黑客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就算我每天黑掉一百个网站，也只是为了提醒这些网站，赶紧修筑安全防火墙，用我攻击的“矛”构筑网络安全的“盾”，我充其量只是个有那么一点表现欲和权力欲的技术完美主义者而已。

陪人旅游

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内在兴起电脑网络的同时又兴起个新鲜事“旅游”。于是象吾等生存在“国家著名风景区”的“同志们”，也就有幸加荣幸地多了一项光荣的任务——陪人旅游。

说起这“陪人旅游”，表面上看来无非是陪着爬山，陪着下水，陪着观赏奇花异草，陪着流汗，陪着吃饭……实质里，它却陪尽道尽人间世故，世态炎凉，我先说件事儿给大伙儿听听。小李是我的一个同事，一天，他陪北方来的几位朋友到景区游玩，在等着上竹排漂流时，由于离上排的时间还早便提议到十几米外的“蛇园”参观参观。那蛇园毕竟是“蛇的王国”看着看着，直把那些北方汉子、小姐乐得眼睛鼻子嘴巴歪着一起乐。转眼就到蛇产品专卖柜，一位小姐说她天生“哮喘”听说蛇胆治此病有特效，便提出要买几粒回去试试。一问价，商家一口咬定每粒 200 元，少一个子都不卖，见那小姐为难的样子，小李自告奋勇，说自己与经理有一面之缘，把他找来说说看。很快经理来了，一番握手寒暄后，小李言归正传说：我的朋友从北方来，想买几粒蛇胆，看能不能给点面子，照顾照顾。那经理一听说买东西两眼立马发亮，大嘴一张便道，自己人客气什么，你开个价就是了？小李咬咬牙说，“50 元一粒，你就当半卖半送。”经理一听小李的话，心中暗喜那脸上却相反地显现出大面积的“痛苦”神态来，他把牙一咬：“谁叫我们是朋友呢，一口价，成交。”

那小姐很小心地选了四粒，欢天喜地走出了蛇园，和经理告别前小李感激得就差一点没有冲着那经理叫爹。转着转着，到了晚上，小李陪着北方来的朋友上街购物，信步走进一旅游定点购物的“蛇品专卖柜”面前，那小姐突然大叫：“这也有蛇胆。”她接着问多少钱一粒，柜台小姐微笑道：“2元一粒。”这回轮到小李大叫了，怎么才2元一粒，柜台小姐肯定地回答二元一粒。刹那间小李的脸涨得跟个染过的猪头似的红，那几位北方朋友，特别是那小姐见他那副尴尬模样，连忙安慰他别当一回事，可小李怎么也想不通，这陪人旅游，陪着陪着却当了一回“导购”的托儿。

陪人旅游与当前社会上的陪舞、陪聊、陪吃、陪唱歌等有所不同。有钱有势的人，陪的是“前程”、“关系”，往往是一陪受益终身；无钱无势的平头百姓陪的是“亲情”和“感情”，陪的是分寸。来了该陪的人，你说没空，赶明儿你冲着别人笑，别人连正眼都不会回你一个。可要是一个不小心，陪成了“托”，陪坏了朋友的游兴，那就只好将亲情与感情付之东流，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陪人旅游的事儿说起来似乎不算个事，可要把它说深说透，却应了一句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国的事就是如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也逃不过“世俗”的手掌心。还是前头提到的那位小李，他自从有了那回的经验后，经过苦思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他转告吾等常陪人旅游，爬过几百遍同样的山，走过几百遍同样的路的同事：只要一接到电话通知，有人来玩，立马联系一个导游，并将导游费先付完，然后把全程交给她，这样只花一些小小的钱，就可免去“陪人”之忧，陪人之劳，加上导游在“陪”上的专业，绝对可收一举数得之功。

欢 迎 光 临

我是一个旅游爱好者，那天我的嘴中唱着自编自写的“我是游侠……”，来到狗鼻山下，在那美丽的狗鼻子底子，我努力把自己的鼻子朝天后倒成勾状，拍了一张“世纪之照”。之后，我游了此地中外闻名的南江，让自由泛滥的感情深入到风景的第一线“惊奇夺艳”。

左一拐弯，右一转身，美丽的风景还没咔嚓几张，我的肚子先闹起饥荒来，一抬眼，前二十米左右正好有一家“节俭饭庄”，我的眼睛一亮，“节俭”正合我意，大步流星便走将过去。

我才走到门前，左右两位穿得也真够节俭的“节俭小姐”莺声齐啼“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原本游得有些疲倦的心脏经此一啼，涌出一股宾至如归的热流，就差一点没有从眼眶中溢出来。我把手往后一背，挺起很一般的胸膛，努力模仿平日所见过的“大款”模样走进酒店的样子，从鼻孔往外“哼”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屁股还未坐稳一半，我的桌子上变魔术般的摆上了四个小碟的各色点心，紧接着一位浑身香喷喷的随时可以让我晕过去的女郎，将一杯说不出啥名称的香香茶，塞到我的手中，我此时心中就算有一百个理由想站起来严正声明，我只喝自来水，可一想到“最难消受美人恩”的千古名句，那话才到喉咙，一个咕噜便噎了回去。

我心想，自己活到三十好几了，这么香的茶才第一次享受，我先是歪着身子，跷起二郎脚，然后捧起杯子轻轻的啜一口，一边在嘴里“啧啧”有声的品着，一边用眼睛乱看四下的女人，惹得四周的小姐掩着嘴直笑。我头重脚轻的陶醉在嘴香眼香的滋味中，差一点全面升华出一面“阳气蓬勃”的肾上腺激素来，此时一位比海报上的明星还漂亮的娇滴滴，紧挨着我坐下来，“老板请点菜”，我被小姐的娇声吓得手一颤，赶紧端正坐姿回答到：你推荐几个拿手好菜给我看看。

我们店里最拿手的菜是“冰糖甲鱼”、“清蒸三文鱼”……点菜小姐报菜名的媚劲，比菜名本身更吸引人，我一听这些与名价比美的“名菜”，吓得把脸憋得跟猪肝似地，有心点一盘尝尝吧，一盘菜便是一个月的薪水，不点吧，才犹豫三秒钟，那点菜小姐的笑意里分明就有了三分之二鄙夷的样子。我激烈斗争了三秒，我的现实主义终于占了上风，随便来几个家常菜吧。我的话音刚落，那点菜小姐的笑意比我的话音先半秒钟消失的无影无踪，点菜小姐屁股狠狠一抬一转，搁下我一个人品尝“现实”的滋味。

孤独的吃完几个简单的菜，买单的时候到了，“多少钱？”我问，“共计三百零八元整，零头去掉不算请交三百元。”柜台小姐答，“怎么这么贵”，我摸了一下才有半饱的肚子，柜台小姐白了我一眼，将帐单插到我的脸上，“你自己看”。我一把抓过帐单一瞧，“迎宾服务费 40 元，四小碟 40 元，香茶 20 元，清蒸鱼一条 88 元，上等米饭一碗……共计 308 元”，看完这个帐单，我刚才积累的“美妙”感觉，全部飞到爪哇国去了。我愤愤然的从口袋中掏出三张四个老人头，扔进柜台。

我走一步，心抽一下地走出那饭庄，殊料，耳边突然又传来两声莺啼“欢迎光临”，我猛一抬头，怎么又到了一家饭庄门前，吓得我连续倒走三步，嘴里兀自不断呢喃“欢迎光临、欢迎光临”。